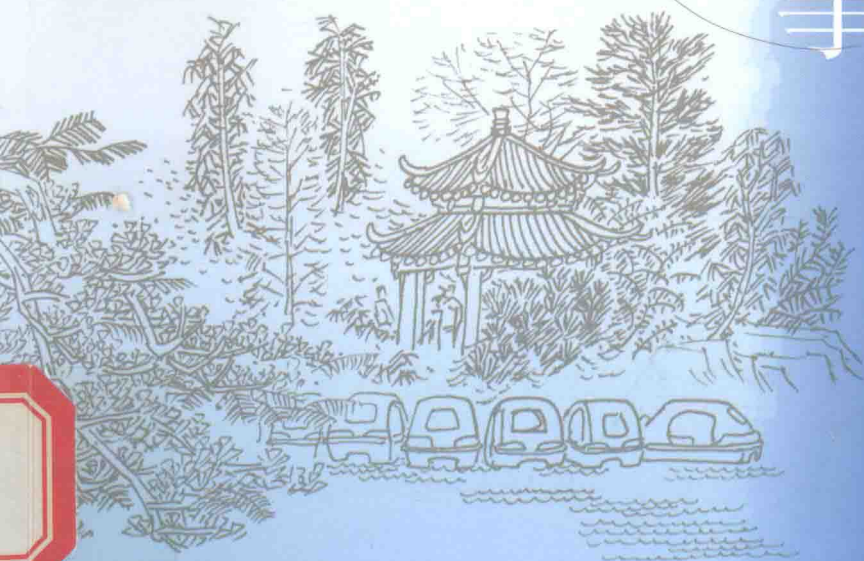


■ 苗理洁 著

水城故事

© SHUI CHENG GU SHI



作家出版社

水城故事

苗理洁/著

陈水清/图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城故事/苗理洁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

(乡土作家丛书)

ISBN 978-7-5063-4109-7

I.水… II.苗… III.散文-中国-当代 IV.I 3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389690 号

水城故事

作 者 苗理洁

责任编辑 华 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里 10 号 邮编:100026

印 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6.8125

印 数 0001-2000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4109-7

定 价 18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爱的足音

——《水城故事》代序

苗理洁将散文集《水城故事》打印稿交来，嘱我写篇代序，我通读之后，不由感慨万端。

苗理洁其实是生不逢时，她出身惠州望族、书香世家。祖父苗致信是前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馆员兼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与惠州文化名人省文史馆长张友仁是挚友。她的叔伯长辈都是惠州有名望的教师。她家有一处气派的带花园的老屋，给她的童年留下悠长美好的回忆，“文革”时被造反派占用。她童年时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常常食不果腹。少年时，初中刚毕业就被赶下乡去当“知青”，在大亚湾的山村参加了两年极为艰苦的劳动，学业也荒废了。参加工作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她的青春大半消磨在“口号”和“斗争”中。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她努力工作，闲暇时博览群书，不断地充实自己，还学习写作，这60篇美文便是她多年来写的大量文章中精选出来的。

读她的散文，你会感到一缕缕爱的清香在字里行间弥漫。

她爱自己的家乡惠州，爱得义无反顾，刻骨铭心。她用多情的笔触描绘惠州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惠州的水。在她的笔下，惠州的水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水城故事》是惠州水的代表作，荣获惠城区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征文比赛一等奖。那水真的是“晴亦是诗，雨亦是诗；春亦是画，秋亦是画”。美得令人眩目，引人遐想。她生于斯，长于斯，笔触所及将惠州民俗民风也描绘得如此生动，引人情思。《远去的木屐声》也开启了我尘封久远的记忆。1958年我第一次

出差来惠州，住在小巷深处一户家庭旅舍中，楼窗临街，黄昏时我依窗而坐，听着那敲击在石板路上“夺夺夺”的木屐声，由远而近，忽重忽轻，繁杂错落，没来由触动了我这个远方游子的心绪。辽东小镇夏日也有穿木屐的习惯，只是造型不同，是日式的，但声音一样，使我思念起家乡，一阵阵眼窝湿热。还有那老火靚汤，困难时期是喝不到正宗的老火靚汤的，我是在调来惠州工作后才真领略到老火靚汤的魅力的。过去听说当地人讨老婆先要问一句“会不会煲老火靚汤？”感到不可思议，喝了老火靚汤之后才认识到问这一句实有必要，“出得厅堂，下得厨房”下厨房不会煲靚汤怎么行？煲靚汤已不仅是饮食，已上升为一种“靚汤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家乡的汤味》写得别有韵味。还有那“老屋”“宜园”，园中的古树、苍藤、花儿、鸟儿，在她笔下都有了生命，灵动起来，与盎然的童趣，与亲情的温馨组成一幅幅多彩的画卷。

她爱惠州的父老乡亲。她笔下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世俗的，他们勤劳善良，执着又些懦弱，正是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印公是一市井小民，他儿子被国民党抓丁拉到台湾，他就成了“敌属”，被打入另册。他本本分分做人，从不敢多言多语，邻舍一只大公鸡丢了，硬说是他偷的，居委会干部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待，他百口莫辩，只好以死明志。《印公之死》以朴实的笔调塑造了一位把清白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老人。读后却使人感到震撼。《怀念阿苟伯》塑造了另一种类型的老人，他善良乐观无私，对年轻人关爱备至。几位知青女娃下乡来了，无处可住，他立即腾出了儿子准备结婚用的新房新床，手把手教她们干农活，比老父还要亲切细心。《爬满豆蔓的小屋》写一位叫伊的青年知识分子，解放初自愿到贫困山区当教师，在扫盲班认识了一位叫秀的美丽姑娘，两人一见钟

情。秀在娃娃时就许配给人，那家人发现了两人的恋情后一顿棍棒将伊的腰打折，他从此残废，只能弯腰生活，他顽强地活下来了，虽然清贫，却很乐观，他的小屋篱笆上爬满了豆蔓，绿意盎然，闲暇时便吟诵古诗，他像豆蔓一般不肯向命运屈服。文章写得很美，淡淡的哀伤中蕴蓄着向封建势力发出的怒吼。《芹妹的荷塘》中的芹妹是种荷为生的普通农妇，她承包了十余亩荷塘，签了25年合同，当国家要修高速公路时，她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胡搅蛮缠想方设法多要补偿，只说一句“该咋办就咋办嘛！”毅然将荷塘献出。她多像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呀！作者极力渲染荷的美丽大气，为的是衬托人物。

苗理洁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留下一篇美文。高榜山那变幻无常的雾，赣南山中那层林尽染的秋色，井冈山借助红色旅游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天街”，香港横台山居民国庆时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以及黄山美景的奇幻、峻拔、壮美，作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爱传达给读者。

苗理洁的散文没有无病呻吟的毛病，写的都是她自己的真情实感，朴素而动人，语言清丽流畅，是我市散文界新秀。目前看，她的散文题材显得狭窄，应跳出自身的生活圈子，向文化的深层开掘，向哲理的深度开掘，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苏方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作者自白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的家乡惠州，是个美丽的地方。

它山美水美人更美。生于斯长于斯的惠州人，吸吮着这山水之间的毓秀灵气，演绎了许多美的传说和故事。

我在这美丽的山水间，走过童年、少年、青年，又走进中年，不用很久，必将走进老年。我对这块故土有着刻骨的感受和深深的依恋，《老屋》、《往事》、《祖屋的宜园》、《水城故事》、《远去的木屐声》、《母亲》、《老街》等文章，就是我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我在这美丽的山水间，目睹了许多各个不同层次市井百姓的生存画面。我在基层工作时间很长，我的职业使我走近他们，感受他们，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我的心，经常与他们一同走进人生的风风雨雨，一同融入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又一同共享艳阳高照，白云蓝天。《金樱子花园》、《芹妹的荷塘》、《山杏儿》、《高记风味》、《蓝哥画牡丹》、《舒心的微笑》、《退伍兵吉胜》等文章里的人和事，都是我工作中认识的群众和朋友在惠州这块土地上真实的生活写照。

我在这美丽的山水间，走进大时代的浩荡潮流，我的脉搏始终与时代一起跳跃。虽然我只是一位业余作者，但是我知道，“文学的使命，就是记录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民的心灵。”我愿意以真实可信的文字，还原时代的本色。知青岁月篇里的文章，全部是我亲身的经历；《春暖泰安》、《天街》、《南昆山一日游散记》、《横台山的国庆晚会》、《香江卖花人》、《美哉，鲤鱼门》等文章都是真实地描写了改革开放后和香港回归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变化。

水城

shuicheng gushi
zuozhe zibai
故事·作者自白

美的山水是永恒的，平凡的心灵值得人们去关注、讴歌和赞美。我更愿意作为一名颂扬美的使者，将惠州这方土地上平凡的人和事融入我心灵流淌着的激情、感动和热血，化为朴实的文字，我将它们编成一本散文集《水城故事》，献给我的乡亲和朋友们。

目 录

- 1 爱的足音 ——《水城故事》代序
4 作者自白

老街小巷篇

- 1 水城故事
5 老 屋
9 祖屋的宜园
11 往 事
17 养生之道
19 家乡的汤味
22 碑
25 树的故事
28 远去的木屐声
31 母 亲
33 老 街
37 六 叔
42 印公之死
45 爬满豆蔓的小屋
48 留在春天的瞬间
51 留在春天的瞬间续后篇
55 岁月回想

知青岁月篇

- 63 那一片绿色的土地
65 再见红树林
69 怀念阿苟伯
72 茅屋放歌
75 阿 华
79 春天的往事
82 灵 芝
84 望海的日子
87 阿猫的爱情
91 难忘的开荒哟
94 卢 大 娘
97 田园趣事
102 青春的河滩

目 录

105 冬训点滴

110 凋落的花儿

市井风情篇

113 金樱子花园

116 芹妹的荷塘

118 高记风味

120 香江卖花人

122 山杏儿

124 楼梯织绿

126 春暖泰安

128 蓝哥画牡丹

130 退伍兵吉胜

133 母亲、婆婆和我

136 绿的遐思

139 舒心的微笑

142 青青翡翠园

145 高榜山看雾

147 赣南山中行

150 蚬壳岗纪事

155 茉莉花开

157 南湖晨韵

159 天街

162 南昆山一日游散记

164 横台山的国庆晚会

167 观鱼记

170 美哉，鲤鱼门

173 番薯丝的故事

176 美丽的心灵

179 祝屋巷的变迁

182 听婆婆讲老虎的故事

184 柔情的木棉

187 爱

192 山在苍茫云海间

197 后记

水城故事

我的家乡惠州是座名符其实的水城，东江、西枝江穿城而过，西湖、红花湖躺卧城中。四处皆水，荡荡漾漾，水慷慨地给予这座古城鲜活的生命和灵魂。远道而来的宾客，无不羡慕造物主对此方的宠幸，惊叹这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的巧妙和天然。他们却不知，喝着这天堂之水的惠州人，留下了许多关于水的故事。

梦里的水城

不知何故，我常梦见家乡高高的城门，城门上巍峨的楼阁，是那样庄严古朴，厚重深邃又蕴含深长，让我在缥缈中走进辉煌的天宫。是的，是长辈口中讲述过无数次的场景，深深镌刻在记忆中。

惠州府城（桥西）原有七座城门，它们依次是小东门、大东门、水门、南门、小西门、大西门以及北门。想想看吧，环绕府城不足八公里的地方，竟有雄伟的七座城门，那是何等的壮观！

城门内是粉墙乌瓦的古色民居，浅翠的青石大街，幽清的叮咚柳巷，穿夹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池塘。街阡陌、园林老屋、小桥流水、渔人垂钓，浓浓地浸透着远古漫来的一抹轻烟。

城门外是水的天地。登城楼远眺，看云做梦，临水高吟，是惠州人独享的奢华。

七座城楼观景，哪处最美？处处皆美，美在无声处，美在秀水间。可不是么？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外，是苍苍茫

茫的东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俯瞰大江东去，浩浩荡荡的潇洒。登上文笔塔旁的大东门楼阁，江对岸车水马龙的县城（桥东）尽收眼底，那是惠州繁华的商业中心。水门外静静流淌的西枝江，是东江的姐妹河，浅滩上错落分布的河卵石和萋萋芳草，是四季永恒的风景图。南门外，一望无际的河塘水网历历在目，蓝天白云下常掠过成群低飞的水鸟。这是古河床的遗存踪迹，由此可见，古河改道前这方水势是何等的浩瀚和气魄！若有劲，再登登小西门，一览波光潋滟中的丰湖书院，去感受宁静中学子们在书海辛劳地泛舟。最有景致的要数大西门，面朝一平如镜，青山绿水的平湖。

城因水而秀，水因城而美。天下哪座城有如此的韵味？是我的家乡惠州！

如今我到哪里寻觅那四处环水的七座城门呢？只能在梦里。

七夕水的传说

老辈人讲，惠州的水是有仙气的，七夕水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子夜时分，南天门上，仙乐飘飘，祥云千朵，天上的七仙女齐齐飞到东江河来沐浴和玩耍嬉戏，那些沾了仙气的水就有了祛病防灾的功效。我从记事起就知道，每逢这一天是好戏连场。从初六的晚上开始，就有街坊举行拜七姐仪式，她们燃上清香，以香花草、玉兰、茉莉、蔷薇等七种鲜花叩拜之，事毕将鲜花浸于清水盆，放置天井或阳台处，准备承接七仙女飘落的脂粉和洒下的甘露，待天明时用之洗脸。据说这鲜花水奇香扑鼻，可明目清心，润滑肌肤。最精彩的是到了七月初七寅时时分，邻家的大婶和阿姐们就顶着星星，踏着月光，成群结对到东江河挑七夕水，挑回来后就把水小心装到一个瓦罐或坛子里，以备一年之用。说来也奇，谁家小孩子生疮或生“猪头腮”（腮线炎），将七夕水拌着草药头磨成汁涂在患处准见效，更

奇的是，瓦罐或坛子里的七夕水，放上一一年仍清澈凉爽且不长沙虫。至于那霓裳羽衣，风情万种的七仙女，自然是谁也没有见过。

水边的茶楼

惠州人爱饮茶，也讲究个饮茶的韵味和情调，三五朋友聊天，家人小聚都喜欢上茶楼。“品茶宜精舍”，水边的茶楼尤其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水的温柔与厚泽，常让置身其中的人切身体会天人和谐的至美境界。小时候我常随父亲到水边的茶楼饮夜茶，光阴荏苒，早已忘记饮过什么茶，吃过什么茶点，留在脑海难忘的画面是明月湾茶楼边那明镜似的湖面和深邃夜空的两轮相交辉映的月亮，露天的西新茶楼和孤山茶楼草坪中的点点流萤，太白茶楼窗外的浩淼江波和片片帆影……几十年过去了仍深深地眷恋。

如今水边的茶楼早已拆掉，湖岸江边建起一批新颖别致的宾馆和酒店，上宾馆酒店饮茶交友仍是人们最喜欢的消遣。懂得生活的惠州人清楚，惠州的水是有灵气的，故而成就了那晴亦是诗、雨亦是诗，春亦是画、秋亦是画的西湖和东江。惠州人依江傍湖，沾着灵气，啜茗品香，浸脾润肺，细叹人生，其乐融融；看波光塔影，湖水泛舟，听水之吟唱，风之独语，望春江花月，秋水长天，心灵是怎样的一份慰藉和安逸！唯有水城人，才有这份荣幸。

水做的惠州

惠州的水是圣洁的，更是有生命力的。那是惠州人细心呵护水的结果。一次一次清理西湖的淤泥，一次一次定期对江湖水进行水质测试，保证了纯净的水不受到污染。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保证输送给香港同胞的水质清纯、甜冽，东江的上游已没有污染的化工厂。惠州人爱水

护水，水也滋润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国家级的检查考核中，它拿回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四块金牌，现在又朝着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迈进。

呵，水城惠州，无论岁月的车轮如何向前走，哪怕走上千年万年，我相信你，依然是水天一色，永远光鲜。

(2004 年)



老屋

惠州城内古老的大屋，都是颇有些渊源的，我家祖上的老屋算是其中的一座。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座百年的老屋犹如一位四肢残缺的老人，艰难地蹒跚着前行。

老屋使我想起描绘着精美壁画的门楼，只是不知壁画出于晚清时代惠州哪位画师之手？所绘景物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门楼正中，是一幅寿星公与手托寿桃的童子，柱着仙杖的寿星公，饱满的天庭，慈祥的笑容，让童年时的我常想起远在省文史馆工作的祖父——一位清末考取了功名的旧知识分子，新社会也享誉东江的老教育工作者。门楼两侧，左边是一幅奔驰的金鹿群，右边是一幅正在飞翔的蝙蝠。我厌恶蝙蝠，觉得它丑陋不堪，当时不解它何以有资格上了门楼的画里？后来才知道那原是福禄寿的喻意。高悬于壁画上的是三块人民政府授予的，刻有“军属光荣”的匾牌，那是老屋里投笔从戎的堂叔和堂兄。长辈们将匾牌高高挂起，视为心中的骄傲与光荣。可惜，具有文物价值的壁画和门楼，在文革时，全毁于动乱之中。

老屋分为左右两边厢房共 10 余间，住着曾祖膝下的六房儿孙，前后几代的读书人家。老屋还有上下左右的四个大天井，有上下厅，有磨房、花池，还有四季葱郁的宜园。宜园里原有一口甜水井，不知何故，我记事时水井已废弃了。

老屋的上厅，是供奉祖先的地方，每逢清明，长辈们都会毕恭毕敬作一番祭祀，而祭祀后最热闹的是全屋男女

老少的聚餐。女眷们杀鸡宰鹅，蒸肉丸子，酿东江豆腐，各种丰盛的菜肴摆满几大桌子。大团圆的场合让孩子们兴奋异常，开心不已，以至聚餐过后，又盼望着明年的清明节祭祀快点到来。

老屋的下厅我们习惯叫大厅，宽敞的大厅，是全屋人的“文化娱乐中心”。为人师表的叔伯们或侄儿们喜欢晚饭后在这里谈古论今，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小至家、大至世界的话题，涉猎广泛的空间，让懵懂无知的孩子们既好奇又新鲜。我记得，堂伯父豁达，我四伯父温和，父亲的嗓门最大。而当校长的堂兄则是一副老学究的样子，每当他认为叔伯们的观点过于陈旧或保守时，常常会流露出随时反驳的神情。伯父和父亲有时也会为学术上或政治上某个问题和见解争个面红耳赤，但不管辩论正反双方如何引经据典论证自己的观点，最终还是偃旗息鼓。而较多时往往是敦厚的四伯父迁让了倔强的父亲。耳濡目染，我对物质世界的许多认识是由此开启的。

大厅的另一角是孩子们的天地，还是小学初年級的堂弟在这里开设了“红领巾图书角”，这个当时纤瘦的小人儿是个人小主意大的孩子，他动员各房的孩子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助人为乐，大公无私，把家里好看的儿童刊物集中到“红领巾图书角”来，供更多的孩子阅读。在他的动员下，我也将父亲给我们兄妹订阅的每月一期的“小朋友”奉献给了图书角。而大哥和堂兄们那时正对无线电兴趣甚浓，他们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凑了好长时间，购买了半导体零件，自己学习组装收音机，大厅里常常是他们互相切磋，集思广益的地方，几经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我至今仍记得收音机接通那一刻孩子们的狂喜和欢呼。

“中心”永远是孩子们唱主角的“舞台”。女孩子喜欢在地上画格子，玩一种叫“跳飞机”的游戏，调皮捣蛋的

男孩子常常自编自演一些令人捧腹的小闹剧。遇上暑假，读大学回来的堂姐也来凑上一通热闹。文绉绉的堂姐拖着两根长长的辫子，坐在小竹凳上，用晒干的苦瓜籽儿串成一个个漂亮的手镯给弟妹们戴上，玩王子找公主的游戏。看着弟妹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也斯文地呵呵笑。

一年四季，大厅里都荡漾着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追逐嬉闹的声音常常惊飞屋檐下归巢的麻雀。然而到了晚上，整个大厅却非常的安静，孩子们都各回自己的房间温书写字做作业，让充满幻想的心灵，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就是这个老屋的大厅，走出几代有为的少年，他们中许多人最后成长为教授、专家，有的是科技工作者，但大多数是培育桃李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淡泊名利，勤奋刻苦，为心中的理想默默地耕耘。1989年的冬天，老屋的儿孙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育世家”的殊荣。

具有诱惑力的应是老屋的磨房，孩子们只要听到大石磨咕碌咕碌地响起来，就知道有人要做好吃的了。老屋里的女眷们都熟练女红和烹饪，除了我母亲烹饪手艺平平外，其他伯母婶娘们都有一手好厨艺，不管是丰裕的日子抑或清贫的年代，也都尽显他们的智慧与勤劳。

记忆中，堂婶娘是最擅长做小吃的，只要浸上两把发黄的米粒，磨成米浆，加上萝卜，就能蒸出一笼子热气腾腾的萝卜糕；或者加上一把青菜叶子，就可以做出一锅香喷喷的青菜疙瘩汤。

大伯母是个精心装饰日子的人，家里的枕套和门帘以及桌布，全是她一针一线绣出的十字花图案，美丽非常。那摘菜剩下的菜梗也是不会丢弃的，放入腌泡菜的坛子中，不几天就会端出一碟切得细细的咸菜丝。

还有我文静的四伯母，不仅会做精美的菜肴，还喜欢